

美國的遠東外交政策

Tyler Dennett 著

諒夫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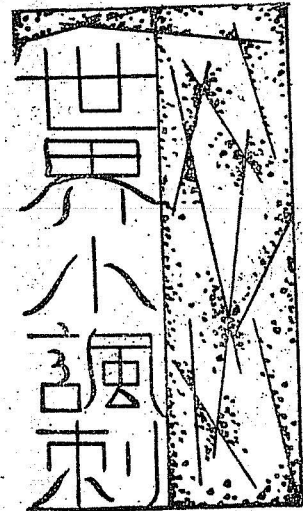
外交應用時之最簡單而為人最普遍採用的二種方式是：(一)避免引用「永不」、「時常」等字，(二)不可操之過急。外交之所以很少戲劇的——或通俗的，即因此之故。避免抽象原理的聲述以及目的物之精確定義，外交通常是很少訴之於通俗的想像的。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斯汀生致日本的有名照會卻是易解的，通俗的，因為這照會至少忽視了此項方式之一，而是一種加於一般原則的宣言。

這宣言表明美國政府「不能承認」遠東方面之「損害」中國主權，獨立，土地與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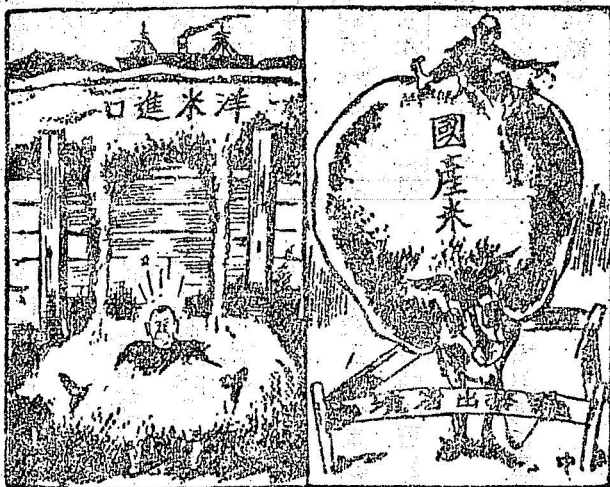
政完整或門戶開放之「任何」局勢，美國「不擬」承認以違背非戰公約所造成之「任何」局勢。在這照會中，「永不」、「時常」等字是包含在內了。

這些聲明非惟在美國是很通俗，即在歐洲亦然，這是件普通常識的事。牠們之被接受正如一八九九年海氏之門戶開放照會，這也是一般原則的敘述，在一九〇〇年發出的通電中，也違背了上述二個外交應用的根本方式了。

不過在斯汀生致函波拉重新聲敘他的論點而激動列強之後，三月十一日內瓦國



穀賤傷農



際聯盟的五十個國家就宣言：「不承認以違反國聯盟約或非戰公約所將造成之任何局勢，是國聯會員國的義務。」

此決議之於國聯會員國的拘束力不若斯汀生照會之於美國的拘束力大，但在引用「這是國聯會員國的義務」詞句，這較各國答覆海氏照會者是肯定多了。這決議對於一般原則的同意也較威爾遜總統的「十四件原則」所獲得的為確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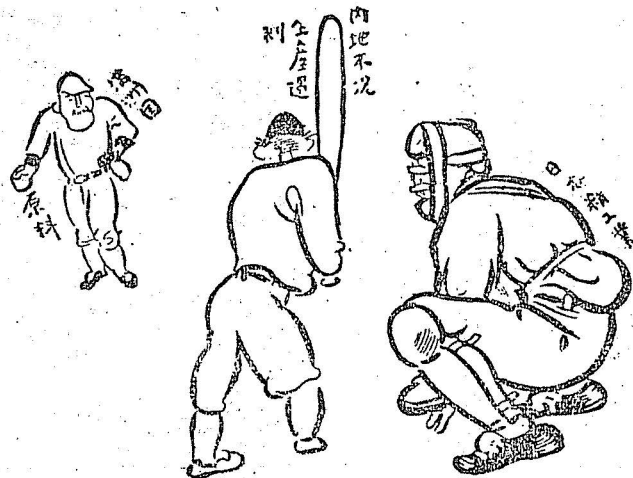
於李頓報告書與建議提交國聯之二個月前發表的一九三二年八月八日斯汀生的演說重復聲述一月七日的照會，並進一步的忽視了一種公認的外交原理。美國國務卿是參入年來在非戰公約下國際法中之中立地位的學理討論中去了。他固定地主張非戰公約簽字國間如發生一種戰爭時，中立就消失了，這種意見是過去三年間各大學中所爭辯不決的。他說：「各國間之戰爭已由非戰公約簽字國加以廢止，這就是說戰爭在全世界中皆已成爲非法，已不復爲權利（即中立國對

於交戰國之法律權利與義務以及交戰國對於中立國之權利義務）之來源與問題。戰爭已不復爲各國義務，行爲，及權利所遵循之原則，這是一種非法之事。」

在二個國家間，如其中一國或二國均簽字於非戰公約，而今發生衝突，破壞公約時，斯汀生以爲其他所有簽字國有合法的權利（或同等的義務）去干涉。在日本佔領滿洲的案件中，干涉早已是純然道德的。斯汀生演辭中說：「我們視他們爲法律的破壞者。」雖然他沒有明顯地指出日本。但如斯汀生的法律解釋是正確的，則在遠東實行軍事的干涉是同等適切的，祇要有一簽字國確實認爲除了和平方法外，另有可以解決遠東糾紛之方法。

美國之遠東政策現在是與許多守舊的先例分割得很鬆而在一個大部未曾繪測過的海中航行着。美國人民現正遇到一個不能避免的問題，這問題須要比美國加入歐戰後所遇到者有更重大的決定。

日「滿」經濟統制的棒球戲



大阪朝日新聞

日本外相內由康哉對於斯汀生的演說於八月二十五日在帝國議會中予以審慎考慮之答覆。演說事實上是三方面的：對日本人民說明政府尚未承認滿洲國的原因，通知國聯不論李頓報告書性質如何，日本不容其干涉滿洲事件，最後，這是答辯斯汀生演說的。九月二日日本外務省決定九月十五日為承認「滿洲國」日期，日「滿」政府所簽訂之同盟條約將不向國聯登記。

內田除宣布滿洲政策外，並說中國之排外運動尤其是排日運動仍繼續發展，中國之對外關係將發生更大糾紛。最後以復活亞洲孟羅主義作結束，謂文化上與民族間有密切關係之日本「滿洲國」與中國三個獨立國家將為維持及增進遠東之和平繁榮及世界和平與人類文化而攜手合作。此為未來政策之暗示，因其表明日本與西方間之根本問題為文明與文化之不同問題也。此外荒木陸相表示日本帝國不能忽視亞洲之擾攘不安局面，持和平之故，即新諸武力亦所不惜。前政為維

友會內閣森書記長甚至說：「我們應當記得日本遲早即將與反對日本政策者發生衝突。日本政府早已預備好了。」石井子爵於六月廿一日在歡迎美國大使格留(Grove)之演說中提出警告，謂美國如「企圖阻止日本之自然發展，那末一個的嚴重局面將會造成了。」日本此項舉動顯然的並非意在恫嚇。她感到由美國領導之列強日漸迫近，也許將至最後一步，故不能不作困獸之猶鬪。當七月間李頓調查團離東京時，日本軍隊即向熱河示威，擬收為「滿洲國」之一部，同時並在中國各大城市舉行軍事示威，荒木陸長並甚至要囊抱蒙古在內。

斯汀生也不是虛張聲勢的。民主黨與共和黨的黨綱中都包含着擁護非戰公約的條文，他背後擁有一致要求戰事終止與各國裁軍的輿論。在現在時候，門戶開放問題已放在背後，美國政府還在訴諸世界之奮激的道德的感情。俄國的拉狄克雖會毫不遲疑的說，經濟的考慮並沒有放棄，祇不過隱蔽於更虔敬

日本之承認「滿洲國」



日本之承認「滿洲國」

——美國(Chronicle)報

西班牙保皇黨：「那些蠢貨以為沒有我們是能統治國家的。」



——荷蘭(Notankroer)報

的語句中罷了。但在現時，經濟的問題確不重
要。胡佛總統與斯汀生國務卿已成為世界和
平主義者的領袖並極力設法實現一個純然
和平主義者的不承認政策，直至日本服從於
道德力的壓力之下。

許多人頗不明瞭日本軍事當局之敢如
此輕視國聯與美國輿論之聯合力量的原因，
有些人則以為此因日本與英國、法國及意大
利有相當的默契，在 Show-down 中，美國政
府是不能獲得各強國的確切輔助，而沒有各
強國的助力，斯汀生政策是一定失敗的。

英法意各國之不能為斯汀生的後援，當
然是因各國的利益不同之故。日本政府要人
深知之。但日本政策之如此堅強，並不在於日
本與歐洲諸國有秘密的協定，而在於美國政
策之根本消極的性質。美國渴需和平，但和平
是一個條件，不是一種補救之方。和平也許可
以不要任何種的道德性質的。這也許祇是一
個包含一種國際的局勢的條件，有時是可以

是對的，或錯的，或二者都有一些。

日本政府想設法補救無秩序的狀態，但
日本在滿洲的軍事行動是無法掩飾的。在另
一方面對於中國軍閥的補救方法是什麼呢？
恢復原狀不是補救之方，斯汀生不曾建議其
他的方法。舉行一次如華盛頓會議性質的國
際會議是很不適宜的。這一定歸納到國聯會
員國或有關係強國是否預備到滿洲去驅逐日
本而代之的問題上去。這樣說來，遠東適用的
一切和平工具的根本弱點都暴露出來了。

美國的遠東政策是一個繼以退讓之起
落無恆的連續 (A series of fits and starts)。
這種起落政策早已是易理解的通俗的。讓步
時也是極靜肅而很少知道的，這次一個最新
的起始 (start)，與包含外交的或其他的干
涉之權利與義務相結合，是比先前任何宣言
為更驚人。但是這樣不甚適切的 (fitting) 嗎？

節譯自 Current History 十月份。

甘地想將印度變成甘地國



——意國 (II 420) 報